

書叢會人今

特爾基

度制銀貨與義主會社

著遜布霍

譯合 中剛郭 良夢郭

社學共

1924

原序

本書的各章，是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間繼續在『新時代』(The New Age)雜誌上所發表的。不過把基爾特制度應用到現在產業組織上面去的觀念，前此就已經發端了。『新時代』雜誌的現在編輯者在一九〇六年的『時事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報上所作的一篇文章和潘悌君(A. J. Penty)同年所著的『基爾特制度復興論』(The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s System)已經持出了基爾特組織在比較發達的工業上面係屬必要的意見。不過在當時的幾年間，集產主義的潮流極其得勢，和他稍爲背馳的論調，差不多很難得到人家的容納。勞動運動的思想必須經過集產主義實行方面所得到的經驗，和採用與經濟手段相分離的政治手段所得的經驗後，才能够轉一方面。這種的變遷，因我們所叫做工團主義的刺激而熟成，工團主義的要義是勞働者管理他們各關係的產業的要求。正當工團主義受人研究的時候，同勞働組合的活動也爲之大振。據本書著作者當時的意見，則以爲勞働組合到底是今後

社會組織的永久不滅的元素。總而言之，一切關於產業將來的前途完全取決於勞働組合和國家。因爲有了此種覺悟并理論上，實際上多少的經驗，本書的著作者就歸宿到本書所述說的緒論。所以，我們相信，我們決不是以烏托邦的精神來著這本書。我們的書中首先解剖貸銀制度的性質，做我們勞働經濟學批評的基礎。我們的緒論，就是：若使貸銀制度還繼續存在，貸銀總無法增加。基於此種的緒論，一個真正的改革家的心目中總須多少顧到如何能够廢除貸銀制度，其物的方法。貸銀制度的廢除，直接的福利固然及於貧民，而間接却及於社會并及於文化。工團主義是反對國家的存在的，我們和他相反，同時承認確立勞働者生產的管理權，同時却承認并維持國家的存在。我們由國家基爾特的見地，相信那現在我們人口中二十分之一所視爲煩惱和會使其他的人們淪於流亡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定有解決的方法。

基爾特社會主義與賃銀制度目錄

原序

第一章	勞働解放與賃銀制度	一
第二章	勞働政黨與賃銀制度	九
第三章	大產業制與賃銀制度	一四
第四章	國家社會主義與賃銀制度	二二
第五章	國際經濟與賃銀制度	三三
第六章	失業問題與賃銀制度	四一
第七章	民主主義與賃銀制度	五〇
第八章	賃銀制度與政治	七三
第九章	賃銀制度的經濟	九〇

第十章	廢止貨幣制度的作戰計畫·····	一二四
-----	------------------	-----

附錄·····	·····	一三七
---------	-------	-----

基爾特社會主義與賃銀制度

第一章 勞働解放與賃銀制度

溫情的改良政策多一番試驗，我們便可以更爲確信，解放這個事業是不能用彌縫的手段做成功的。英國八十餘年以來，都是想用議會的彌縫方法去維持他們的社會組織。英國的勞働者向來是非常之馴服，因爲他們信仰逐漸的改良，更因爲『逐漸的改良』已經答應了他們，并且多少可以對他們擔保的緣故。但若使一向的勞働者不以『逐漸的改良』爲信仰，則不論何種的甘言都籠絡不住他們，而他們也不至於至今尚流離顛沛於奴隸的境遇。然，除非到了他們真確了解解放的意義，他們一定還是繼續的馴服下去。他們忍耐的活着，并且很熱心的去從事他們所謂的『解放』，將近一百年的工夫，他們確確實實的相信，自他們那時以後，十年之間，他們便可以離却日日從事於墜落的勞苦的生活。『你們解放的日子近了』(The day of your emancipation) 的一片呼聲，人家對着勞瘁的勞働者狂叫，已是一千多年了。他一向做勞働者

的救星的幻象。就是現在，在社會主義集會的會場中，會衆依然高唱經斯烈的讚美歌（King's ley's hymn）『主之日近了』（The Day of Lord is at hand）各派的政治社會主義者更將這一種謬見發揚而光大。他們並不是有意濛混他們的黨徒——若使如此，便是自昧天良了——但不是有意濛混，而罪惡却更有甚於有意濛混者，就是他們竟自己濛混自己了。這種說法，就使不完全切於事實，也是惟一合理的推論，因為照理，社會主義的政治家，總不至於如是凶狠，居然對於如此關鍵的事情，明知其不當，却故意欺騙他們那樣忠實的黨徒。再一種說法，就是他們會不會自己連解放的真意義都不知道了。

解放這個名詞，無論如何解釋，而含有新時代（New epoch）的意義總是確實的。所謂『新』者，不只是社會和經濟組織的更新，並也是精神的革新；所謂『新生』（New birth）者，也不是照樣重生一過便算，却是如撲塞夫人（Mrs. Poyser）所說：『不同的再生一過』。社會改良家與極為固執的保守黨所同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沒有希望，也沒有夢想到『新時代』。保守黨說：『現實的世界是很可以的了；』社會改良家說：『現實的世界還不算頂好，讓我們把他改良

一番，使他有繼續存在的價值。』革命家與以上二派所不同的，就在於這一個關鍵之點。但是所謂革命家，就真知解放的全意義嗎？所有革命的文學，對於這一點絲毫都沒有提到，這真是一宗很奇怪的事情。

那末，什麼是解放的精義呢？答案極其簡單：『自壓迫或罪惡的生活中救出，去開始實行健全生活的方法』便是。至於這個廣漠的定義，如何應用到實際的事實，就全靠我們對於現實社會組織所根據的基礎的見解與估認了。社會的基礎是勞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假使對待勞働者的條件過於壓迫而且罪惡，則真正的解放，就在於以一種新生活去代替這些條件。說到現在社會上對待勞働者的根本條件——給與僅足維持生命的工資——並不會比前此的時代有何進步，人家一定覺得很奇怪，然而却是至理。除開表面上有一些不同外，其在根本上，現在的賃銀奴隸制度 (Wage Serfdom) 比前此買賣的奴隸制度 (Chattel Slavery) 實在并無何等差異的地方。社會的和精神的變化都正在進行，變動固有是有變動，然在實質上，我們現在賺工資的民衆，不過是古代的奴隸，除去一些更爲野蠻的現象罷了。現在比希臘黃金時代

(Age of Pericles) 進步的地方究竟在那裏呢？奴隸的勞働 (Slave Labor) 的廢滅，一半由於機械的應用，一半由於實銀制度的產生。在希臘黃金時代，有的奴隸曾沐主人的教化，現在也是這樣。然在大體上，這兩個時代的勞働者的社會的和心理的現象都是一樣的。政治的解放，留給現在的勞働者以依舊受他們雇主的支配與希臘時代的奴隸完全一樣。勉強舉其相異之點：就是古代的奴隸，所有者狠心的操奴隸生殺之權，並不覺得什麼羞恥；現在則這種權力既存於偽善的人道主義的法律底下，而狠心操縱人家的生死，尚是一樣。在古代，反叛或無能的奴隸直捷了當的加以殺害；現在則代殺死以餓死——這是用科學的欺騙手段把貧乏與窮困徐徐將勞働者的生命加以毀壞的一種殺害方法。據貧民法委員會的報告 (Reports of the Poor Law Commission) 多數派與少數派都提到貧乏 (Poverty) 和窮困 (Destitution) 有截然的分別。貧乏與窮困同是社會的殺害，我們可以坦白的說，我們並不承認他們的區別。所以，依最後的分析，我們以為賣買的奴隸制度與實銀的奴隸制度，在經濟上的效果，完全一樣；所以找出的相異之點，就是現在的政治機關施行某種法律，冒『解放』的美名，而實際不過只以加

增雇主們的方便罷了。至於社會上的財富，都是被優越的有產階級，用給與勞働者以僅可維持生計的工資的賃銀制度爲手段，將他自生產者的勞働中取去，則古來與現在却是相同的。尤其可怪者，就是這些名義上好像對於勞働者的經濟利益有所裨益，而實際上只以加增雇主們方便的法律，往往更大大增加了雇主們的社會勢力。

說到此地，他們的結論，已是十分明瞭了。——解放之道，只能在賃銀制度上着手，而實現解放的方法，就在於把賃銀廢止掉。英國社會主義的宣傳者，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我們很少得聽見他們對於賃銀制度的本身，說出一些根本反對的意見來。他們所要求的，是提高賃銀的價額，與縮短工作的時間，及其他，從沒有要求賃銀制度的根本廢滅。其結果，使得後輩的社會主義者不知道要求賃銀制度的廢滅，是曾經一度做過社會主義十字軍 (Socialist Crusade) 的主要原動力。他們所以不知道，是因爲前輩的社會主義者把他忘記了的緣故。真正知道勞働者的真敵是賃銀制度的人要推前此的『社會民主主義聯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了。他們認出賃銀是『階級』的表徵，並且認出所謂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 Lutte de Classe

不是階級戰爭 (Guerre de Classe) 徹頭徹尾是根本打破賃銀制度內所包含的經濟的奴隸的意義。現在所最需要的，要算對於賃銀制度進而爲有意識的攻擊了。議會的立法是根據於賃銀制度的繼續存在而創設的，什麼工人保險法呀，(Insurance Act) 八小時工作呀 (Eight Hours' Day) 商店管理法呀 (Shop Act) 以及其他一切關於工廠的法令和立法呀——都是假定賃銀爲產業生命的基礎。更有甚者，這些改良立法的代價與擔負，都歸在勞働者身上，而改良立法的經濟上的利益，却到底歸到剝奪者的荷包裏。這真是不可思議的顛倒錯亂呵！我們前已說過，這些法律根本上是爲資本家謀便利的。名義上是爲工人的利益，提高并改善工人的生活，實際上却是將勞働者的膏脂，割給那些不願目擊殘忍事實的發生，而又耽耽於殘忍事實所生的利益的人。這一般人不願親手殺牲，也不願目擊畜牲之死，也不願去烹煮他；他們只願意看一盤一盤的肉排在他們華美的桌上。我們并且覺得，他們對於那由殺至食中間的各過程參與得越多，這個肥肉的味道便越肥美。

那末，這個罪惡而且壓迫的賃銀制度如何才能廢止呢？自然，第一步是在於勞働者認清賃

銀是他們的仇敵，並且決心去從事廢止賃銀制度的工作，到底不變。我們看見那些勞働者只因爲小小的口實，便爾改變他們的方針，是多麼悲傷的事呵！十年來，勞働者對於政治的努力，便是一個徒耗精力的改變方針的好例。第一步呢？就是認清經濟的鬥爭必須在產業範圍以內努力。再其次，勞働者必須認出，只有將餘剩價值的各個錢，都把他自資本家的手中取出，他們才能够有真正的解放。而要將餘剩價值的各個錢，把他自資本家的手中取出，只有勞働者們用不倦的與無憐惜的精神，一步一步侵入租金與利潤的範圍裏。社會主義的日報與週刊，不是記載地方選舉一類無足輕重的成功的刊物，也不是記載議會裏面，勞働者代表人數加增的刊物，而是記載賃銀非常增高，使得坐收地租與利潤的人覺得收入日少的刊物。除此以外，更無他法。實在說起來，利潤這個東西，只是租金。租金的形式無論怎樣，若使把他分析到底，只是一個人多少用以壓迫他人的經濟勢力。勒收租金的權力廢滅了，租金的本身便也從而廢滅。這是勞働者們惟一得救之道，惟一解放之道——惟一脫離奴隸境地之道。佩特摩（Coventry Patmore）嘗譏刺德意志皇帝自戰場中發出的捷報說：

『一萬的法蘭西的兵丁打破了，

謝錫福我們的上帝。』

由社會主義戰場每日所發的捷報，也應當用同一的筆調說：

『一百萬的利潤，以次沒收了，

謝錫福我們的上帝！』

最近發生的事實可以證明出來，那直接對於租金與利潤的攻擊，假使有好好的指導，而不爲政客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能的事體。轉運勞動者，因拒絕政治而成功，鐵路工人因誤聽帶有政治臭味的勞動黨的柔言而失敗。礦山工人多半成功，然因誤聽政治家之言，而終於失敗。此外，他們只要求最低賃銀的決定，尤其是誤解最初運動的目的，因爲攻擊礦主的最正當的方法是在要求最高賃率的增加的緣故。由現在的經驗看來，要想由斥候戰與偵探戰中判出成敗，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衡之於他們所給與我們的教訓與記憶。在他們當中，非特別記憶不可的教訓是什麼呢？就是勞動解放的大道，在於打破荒廢朽腐的賃銀制度。

第二章 勞働政黨與賃銀制度

一個無名的詩人告訴我們說，一個白髮皤皤的老翁，時時摸弄他所習見的一塊老石頭，忽然一旦被人掉丟了，爲之痛哭不止。這種固執的尊重已成的事實——縱使這個已成的事實是壞的——的心理，就是社會主義者也和别人一樣，在所不能免。『逐漸改良』(Mild Change)的觀念非常迅速的變成神聖的信條，信徒中有稍稍與此相違反者，便處以違真背道的刑罰。現在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態度恰是如此。自以前二十年直到如今，都是這樣。獨立勞働黨的創立，便是分離前此帶有革命的理論，不屈的色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開始日子。獨立勞働黨爲費賓智識階級與地方勞働黨人結婚所生的兒子。曼寧漢 (Manningham) 的同盟罷工促其產生，煤炭工人的罷工兆其道德生命的死亡。只要稍稍將他的故事 (Story) ——他沒有歷史 (History) 之可言——拿來考察一下，就可以覺得，他只是四千年來勞働者與資本家，主人與奴隸間爭鬥的旁支記載。他的原理，純然係改良的，毫無革命的成分。他的原理，完全採自費賓論。

文集 (Fabian Essays) 中，從沒有絲毫的進步。現在的獨立勞動黨尙是與他剛成立時完全一樣，毫無變更。世界的運動，一宗一宗由他們的面前走過，他們毫不覺識，也一些不受他們的影響。我們自獨立勞動黨所得的教訓，只是極可憐的消極的殷鑒。

讓我們將他產生的思想歷史略述一番。費賓論文集發表於一八八七年。那些論文的自身，旗幟就狠不鮮明。不過他們的著者對於比較儒雅一點的與比較凶辣一點的『陰謀』手段。

(The gentle art of log-rolling and the more sinister art of wire-pulling) 都非常老到。他們用前之手段，把自己弄到榮譽、優勝和幸運的地位；用後之手段，把獨立勞動黨弄成立了。實奇怪得狠，當時的優越思想竟是自由黨可以變為社會主義黨與如何變為社會主義黨的問題。倫敦的費賓會員以為只要韋伯布先生 (Mr. Webb) 稍施技倆，便可以成功。各地的費賓會員不相信此事，因而發起獨立勞動黨。倫敦的費賓會員係浸潤派 (Permeatory)，而各地的會員則為獨立派。但在根本原理方面，兩派都是相同的。各地的費賓會員起先受霞德先生的鼓惑與自由黨宣戰，投身於勞動組合的勞動黨。但是以後又受韋伯布夫人和蕭伯訥先生的鼓

惑，又轉而傳布費賓論文集的學說。他們的本身實在毫無所依據，因為他們不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與文學的緣故。我們常常聽見獨立勞動黨領袖以不求識馬克思自詡。那末，這個蠻雜的組織的根本原理究竟是什麼呢？最要的是國家這個東西，就經濟上着想，比私人的雇主更為完善，更為人道。自這個原理所推演出來的一句話，就是他們假定了『賃銀制度的存續』。在實行方面，他們的方針是在發展『地方主義』（Municipalism）——改善，而不是賃銀制度；因而抱着改善而不廢賃銀制度的目的，以取得政權。他們往往認賃銀制度為不能不有的東西。他們只要求提高賃銀價格與改善賃銀條件，他們的思想只求做一個賺工資的工人的聯合軍。這種賃銀的觀念非常的深入，所以霞德先生與他的同事們常常極力主張說，階級鬥爭是不關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本題的。若使把社會主義的運動根據於他上面，便是異端邪說。如果他們這一派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變全社會為賃銀勞動者的軍隊，自然用不着有什麼階級鬥爭。況且，就實行方面說，因此還可以不至失却那健全與為好意而來的中等階級的幫助呢？

所以為着禁止人家攻擊資本主義全組織所根據的賃銀制度的緣故，獨立勞動黨必然的

變爲非革命的，而結果遂變爲機會主義者。他們只膠柱鼓瑟的準據現在的政治法典而活動，一任實在的工資比例的或實際的低落下去，貨銀制度的掠奪擴大起來。這自然不是社會主義的進步，而是社會主義的失敗了。若使我們用既往不咎的態度對待他們，則只要他們肯翻然改變他們的態度，掙開眼睛，看一看現狀的真相，則他們已死的過去，我們儘可以讓他自己掩埋了事。但是，在事實上，現今社會主義者當中，究竟有沒有把那盲而且受不可思議的膜皮所遮蔽的眼睛掙開來的徵兆呢？像司諾頓（Philip Snowden）先生因爲工團主義蔑視政府的緣故，便爾反對工團主義，又怎麼說呢？我們縱使和工團主義異其意見，可是看那有力的社會主義勞働組合論者，固守着卑下的政策，雖或不至因此成爲事實，而實際上實足以引起錯誤的觀念的，便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於工團主義表示左袒了。但是司諾頓和他的同事，是出類拔萃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自然破壞貨銀制度在他們是宗極可詛咒的事情。并且縱使司諾頓不承認貨銀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基礎，而資本主義者們確然看他是如此，而且非常注意，則是確實的事實。關於這一點，只要我們稍爲考察資本主義的實業和政治機關，便可毫無疑義了。至於他們爲什麼那樣關心，